

版式:薛文
摄影:汪志国

有些偶遇，竟是永别

魏振强

看电影《中国机长》，有两处印象最深：一是机组和乘务人员在生死关头的镇定、无畏和专业操作；二是劫后余生的乘客久久不愿离去，坚持要面谢机长。前者表现出的职业乃至生命尊严，终得领会、敬重，当然是个完美结局。但不妨设想：如果没有历险、惊恐和化险为夷，那些乘客几无可能和机长相见，他们会匆匆离开，此生与机长可能就这样擦肩而过，永不谋面。

人海茫茫，我们每天都与无数的人和无数的事物擦肩而过，会有多少成为永别？由一天及一个月、一年，乃至一生，这样的永别恐怕难以计数。

人与人的相知、相爱，有时很偶然，就像《中国机长》中的机组人员、乘务人员与乘客。更多的时候，人与人不可能有偶然的相会相知、相爱，甚至连相识都不可能。但，有个基本事实：人与人，与世界，从来都是彼此关联、甘苦同共的。大街上的那个在风雨中提着垃圾桶的环卫工，可能就是悄悄帮我们排除路上一根铁钉的人；那个匆匆而过的年轻女孩，可能就是下一个跪在地上抢救我们家人或朋友的那个人；说话有些冲的那个小伙子，说不定就是上次在风雪交加中使劲全力帮我们推车的交警；路边的那朵蔫了的花朵，曾日复一日给我们送来芬芳……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缘分，会不会跟他们或它们多说一句话，对他们或它们笑一下？

更多的时候，甚至没有这样的相遇，我们与更多的人和物缘慳一面，但我们总会由于种种原因产生机缘。酷暑中，有人挥汗如雨，在给你维修线路；寒风凛冽的夜晚，他们瑟瑟发抖，却仍在你的房子不远处巡逻；你与家人共庆新春佳节的除夕之夜，万里之外的雪域高原，年轻人正孤身一人，站岗放哨；江南的清凉和清爽，大兴安岭的那片森林，也有功劳……

我们相依相附，无法分割；彼此珍重、珍惜，善待每一个相遇的人，善待相遇的每一条溪水、每一块草地，或许会减少日后的遗憾和羞愧。

电梯

庞白

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：电梯突然黑了下來，然后快速下坠，之后又猛地往上蹿，嘭——！

电梯终于停住了。其实这个过程，也就持续了两到三秒。

根本来不及惊惶失措，后怕是电梯停住之后的事。电梯停住了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手脚都软绵绵的。我相信自己两只眼睛一定也充满着惊恐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经历了电影里才有的电梯失控的过程。

幸好迅速下坠的电梯只有两到三秒的时间，然后被结实的钢丝绳中止了。

电梯停下来之后，漆黑了几秒的空间里，一盏昏黄的小应急灯在头顶亮了起来。

稍镇定下来的我，凭借昏黄的灯光，手指摸向应急响铃按钮。

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

竟然没反应！

一种想向谁诉说心中惧恐的欲望汹涌而出。

我掏出手机，想拨一个号码，告诉电梯外的人自己面临困境，希望有人帮助脱险。但是手机竟然没有信号。中国移动

的信号冲不破铁板的围截。那个时候手机的信号还不像现在这样蛮不讲理地强大。

我急了，用力拍打着钢板，同时趴在电梯门缝，张嘴高喊：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叫声在电梯里回荡，没有人理我。我的叫声，迅速消失在巨大的寂静中。这种感觉，让人窒息。

在可怕的寂静中，我突然发现电梯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年轻的女人。她倚着墙壁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看到她平静得甚至有些漠然的脸。她的脸对着我，但她的眼睛微闭着，看不出是否有恐慌。看着她镇静的样子，我突然有些羞愧。我尽力把自己的情绪平息下来。一会儿，我真的好像把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了。不叫了，也不急了。我和对面的女人一样，倚着电梯壁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站着。我望着她，她望着我。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正是夏天，没有电，电梯里一会就热

了起来，但还不至于让人受不了。站在电梯里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好像一切都停顿了下来。

不知道对面的年轻女人什么时候睁开了眼，她递过来一包话梅，说：“吃话梅。”我把话梅放到嘴里慢慢地咬。吃完一颗，我又问她要了一颗，然后又要了一颗……我们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比赛似的把她手里的那包话梅吃完后，又把她挎包里的另一包话梅和一包无花果也吃完了。

当我们把她包里可吃的东西都吃完后，两个人都笑了，好像我们困在这里的目的，是为了把她包里的话梅和无花果吃完一样。

就在准备聊几句的时候，头上的灯亮了。

接着，我们听到了电梯维修人员在外面呼叫。他们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把卡住的电梯打开了。一架折叠铝梯子，把吊在半空中的我们接了出去。

外面光线太强，刚刚适应黑暗的我，赶紧闭上了眼睛。

后来，很多次从这幢楼下经过，我都希望遇到那个镇静的女人。我想告诉她，她包里的话梅和无花果很好吃。

只是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



庞华坚，笔名庞白，现居广西北海市，在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，出版有《慈航》《唯有山川可以告诉》《天边：世间的事》《水星街24号》等。曾获第5届中国报人散文奖、第12届“中国散文诗·天马奖”、第9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协理事。